

矿山的主人

(革命故事)





矿山的主人

梅山工程指挥部工人写作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矿山的主人》是一本反映某炼铁联合企业广大革命职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为发展我国的钢铁工业英勇战斗、阔步前进的短篇革命故事集。

《一副红绿旗》、《考试》等故事,热情歌颂我们这一代革命青年崭新的战斗风貌。《责任》、《下矿》等篇从某一侧面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体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矿 山 的 主 人

梅山工程指挥部工人写作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 108,000

1974年10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10,000

统一书号: 10171·324 定价: 0.31元

目 录

矿山的主人	文 锋(1)
放炮工的故事	刘 良(10)
焊枪与画笔	姜 晓(19)
女炮兵	翁 坚(28)
闪光的矿石	龚 明(37)
老战友	剑 谷(47)
追	赵 根(57)
下矿	石 艾(65)
后来居上	任 苇(72)
责任	梅 流(80)
考试	方 林(89)
挑战	凡 平(97)
出差	迅 倍(106)
女将	夏 星(118)
深山一道钉	陶 柏(128)
两个炊事员	马 芹(138)
一副红绿旗	武 晨(146)

开展工矿革命故事活动

..... 梅山工程指挥部宣传组(156)

矿山的主人

文 锋

矿山指挥部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他们是各掘进队正副队长以上干部。正面墙上挂一张井下巷道平面图。主持会议的同志拿一根细长的木棍，指着一条用虚线画出的巷道说：“这就是205巷道。它横贯矿体，全长三百零八米。在这条巷道里计划打六只天井，六只溜井。现在天溜井掘进队已准备就绪，巷道一通，立刻上阵。因此，能否尽快打通205巷道，成为当前矿山建设的关键问题。矿山指挥部研究决定，一定要在十八天之内拿下这个巷道。现在要挑选两个掘进队，从两头相向对打。看看哪两个队承担这项艰巨任务？”

会场上一下子静下来，几十个人谁也不透一下气，只有窗外的梧桐树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你道是什么缘故？原来要在十八天内拿下这样长的巷道，慢说全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高速度，在全国来说也是先进水平了。何况这里的矿石坚硬，地质情况复杂，更增加了工作的艰巨性。所以面临这样一项任务，不经过深入思考，谁也不敢轻易表态的。

这倒急坏了一个人。谁？六队副队长孙涛。他去年才从炮兵部队复员，干起活来，猛打猛冲，全矿闻名。生来一个火爆性子，依他的脾气，不等主持会议的同志说完就要站起来表

态，免得让别的队抢先。可是看看坐在身旁的正队长洪亮，只顾闷着头抽烟，气也不吭一声。他可急了，就偷偷用拳在洪亮腰眼里捅一下。谁知洪亮毫不理会，只是两眼盯着脚尖出神。这时忽听得一个粗大的嗓门说：“咱三队算一个。”这句话博得一片热烈掌声。孙涛吃惊地抬起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他是全矿闻名的第三掘进队的队长李刚。孙涛再看看洪亮，还是刚才那副模样，低着头看自己的脚尖。他憋不住了，两腿一蹬直挺挺地站起来，胳膊一挥大声宣布：“等一等，咱们老洪有话说！”这一来，全场的目光都转到洪亮身上。洪亮这才慢慢站起来，说：“好，咱六队也算一个。我们十五天完成任务。”

会场上静了两秒钟，才爆发了一阵热烈掌声，这掌声比刚才更响，持续的时间更长。好不容易才静下来，孙涛又站起来大声补充一句：“到第十五天，我们在会合点迎接三队老大哥！”他把“迎接”二字说得特别响。这又赢得了一阵掌声和欢笑声。李刚不甘示弱，只见他和身边几个人咬了咬耳朵，站起来说：“六队只要十五天，我们也决不多一天！”

主持会议的同志高兴地说：“好极了，这两个队都是全矿闻名的，这下战场上比高低，来个革命竞赛。我们等待你们的捷报！”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一回到队里，孙涛就急忙检查风钻机件，清点钢钎，心痒的只想上阵。洪亮对他说：“伙计，别忙，先抽他半天把大伙召集起来，好好开动脑筋，想办法提高生产效率。这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孙涛一听有理，就立即把全队人员召集起来，洪亮传达了指挥部开会情况。一听说要和三队竞赛，十五天拿下205巷道，一个个磨拳擦掌，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好多合理

化建议。有的说：过去放过炮，一定要等出矿组把矿石运光，才腾得出地方让打孔组架机子打眼，白白耽误许多时间。现在可以把机子架在矿石堆上，抢时间先打上部的眼，这样出矿和打眼就能同时进行。有的说：现在放一炮，总要等十几分钟硝烟消散了，人才能安全进入现场。如果装两根风水管，又通风，又吸尘，一放完炮马上就可以进去操作，这段时间就可以省了。办法越来越多，大家的心越来越热火，信心也越来越强。孙涛乐得合不了嘴，得意地说：“三队呀三队，这下咱们可以见个高低！”洪亮说：“现在大家抓紧时间去检查机器，整理工具。明天星期天，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晚上文工团来矿山演出，请大家看戏。看过戏，甲班零点准时来上班，开第一炮，咱们好好干它一场。”

且说第二天晚上，孙涛不等演出结束，就蹬着自行车赶到井口。只见更衣室门上挂着一把大铁锁，连个人影儿也没有。他打开门，整理一下工具包，一眨眼半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人来。他急得火烧火燎的，心想：这些小伙子真不经事，只顾看戏，连上班也忘了。又等了一会，还是没人。他火了，抓起粉笔就往黑板上写：“今晚迟到的，每人写一份检讨！”写完，气虎虎挎上工具包就下了井。他急匆匆穿过两条巷道，刚一拐弯，只见灯火通明，风钻突突突叫得正欢。再细一看，甲班人都齐了，只缺一个，就是孙涛自己。孙涛暗暗叫苦，象钎杆卡在石缝里，进不去，退不出。想转身上井把黑板上的字擦了，时间又来不及，否则自己倒真的迟到了。犹豫一下，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和大家一起干起来。

再说队长洪亮，这时也来到井口更衣室。虽然轮不到他当班，但今天是第一仗，他不放心，赶来看看情况。他一见黑

板上那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心想，这小伙子太冒失，他哪里了解咱们这些矿工的性格！顺手操起毛刷把字全擦了，然后换上工作服下井。他先到三队打的掌子面看了一下，再到六队的工作地点，真是一片战斗景象，心里一阵甜，两个队这样生龙活虎地干下去，半个月创造个先进纪录是没问题的。正在打眼的孙涛第一个发现洪亮，急忙迎了上来，把嘴凑到洪亮耳边，央求他回去时帮他把黑板上的字擦掉。洪亮严肃地说：“可以，但你要写一份检查交来！”孙涛急了：“我可没迟到哇！”洪亮说：“我是说你应检查一下群众观点。快去干吧，字我已经擦掉了。”孙涛这才放下了心，一转身就干起来了。

自从两个队开展竞赛以来，六队是一马当先。挂在井口的生产进度表上，六队的那支红箭头一直往上窜，三队的那支箭头总是要矮一截。孙涛每次上下井口，首先是关心这两支红箭的上升情况。心里乐滋滋，走起路来也觉着特别轻快。

五天过去了，六队已掘进五十二米。照这样速度，用不到十五天就可以打到会合点。一天晚上，六队干的正欢，离他们远远的站着一个人，大家也没留意。等到放过一茬炮，那人还影影绰绰地站在那里，被运矿石的大老张走过去认出来了。原来是三队的外号叫小机灵的小伙子。大老张问他是做啥的，小机灵说想来借两支钎杆使使。大老张热情地把他迎过来，说：“要几根，尽你挑！”小机灵磨磨蹭蹭地拣了半天，选了两根，又推说接班时间没到，又待了好长时间，才说声“谢谢”，匆匆走了。孙涛忽然一拍脑袋，叫声“不好”，他告诉大家，这小机灵来得蹊跷，他还没上班，怎么会来借钢钎，准是个“探子”，来探听六队的军事机密的。大家一听都乐得笑了。果然，打

这以后，三队那支红箭头的上升速度突然加快，紧紧咬住六队，差距越来越小。孙涛不免怀疑起来，下班后也做个“探子”，绕到巷道的另一头去了。一点不假，三队也依照六队的办法，在巷道里装了两根风水管。再走近一看，洪亮也在这里。三队队长李刚一见孙涛，高兴地迎上来抓住他的两肩，说：“六队老大哥风格高，两个队长都来传经了！”孙涛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支吾地说：“哪里哪里，我是来讨钎杆的！”这话被小机灵听到了，接上来说：“他呀，不是来传经，是偷经的！”把大伙都引得哄笑。

又过了两三天，不知为什么，三队的那支红箭头又落到后面去了，六队的红箭却越升越快。孙涛心想：“我们再加把劲，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还要把三队拉下的给他补上，这才显得出风格。心里一乐，手里劲更足了。他使劲顶住风钻，开足风门，谁知钎杆象被岩石死死夹住似的不动了。他抓起风钻摇晃几下，只听到压风声嗤嗤响了两下，钎杆还是不转。这说明风钻坏了。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刻，机子坏了，真急得他猫爪子抓心。他想到工区里新分配到两台机子，就毫不犹豫地掏出笔记本，开了张领料条，扛起风钻就走。走不远，迎面碰到洪亮，他说：“正巧要找你，请你在这里签个字！”洪亮接过领料条，皱皱眉说：“那好，你交给我去办吧！”

隔不久，洪亮肩着一台机子回来了。孙涛忙迎上去，接过机子一看，还是原来一台，就问：“怎么没领到？”洪亮说：“三队这两天碰到了风窝石，打眼困难，卡钎现象严重，掘进进度明显慢下来了。他们的两台机子也太旧了，这两台新机子应该让给他们。我们这台机件还好，刚才我修过了。”孙涛一听，火冒三丈，抱起风钻就打眼。他把一肚皮的气都发泄在

钎头上，由于使劲过猛，风钻又卡住了。这真是火上加油，禁不住大声嚷起来：“明明是存心和自己过不去嘛，现在搞竞赛，可是你关心三队比关心我们六队还多。要是比赛落后了，那我们六队……”老洪接上来说：“干吗总是我们六队我们六队的？要想到我们的矿山，我们的国家，我们是矿山的主人！就说竞赛吧，先要赛思想觉悟，赛革命风格，光靠工具好是打不出先进的！”洪亮跨前一步，接过机子摇晃两下，轻轻一开风门，象变魔术似的，机子又转了，突突突快活地吼叫着，高压水从钻孔里喷射出来，巷道里布上一片迷雾。洪亮回过头对孙涛说：“来吧伙计，接下去干吧！”孙涛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他象一只气泡儿被戳了个洞，一肚皮火气都泄光了，顺从地跨上前去，操起机子干起来。

一转眼，十二天过去了。两个队越干越猛。生产进度表上两支红箭紧挨在一起，往上直穿。根据测量队计算，两队距离只有四十米，再干两天，就可以贯通。孙涛是喜在眉梢，甜在心头，觉得浑身是劲，永远也使不完。他只是暗暗担心一件事：究竟谁先到会合点迎接对方？就在这紧张时刻，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

这天放过头茬炮，洪亮和孙涛一起进入掌子面检查放炮效果。孙涛性急，冲在前面，只听他喊一声：“糟了，矿石没放掉！”洪亮一看，果然没看到地上有矿石，他心里一紧：“不可能一点矿石都放不下来的，会不会碰上了裂隙！”他马上大喝一声：“停步！”这时孙涛正好一个大步跨出去，他前脚踩了个空，身子向前一倾，正要摔下去，突然一只铁钳般的大手一把抓住他衣领，使劲往后一拽，他才没摔下去。果然不出洪亮所料，一条一丈多宽的大裂隙横在他们面前，刚才放炮炸下来的大量

矿石全部落到这条深沟里去了。啥叫裂隙，就是地层里面的大裂缝，矿工都管它叫“拦路虎”。刚才要不是洪亮拉得快，孙涛早掉到这条深沟里了。

孙涛定一定神，叫道：“好险，好险！”他用矿灯对着地缝往下一照，黑洞洞深不见底。再往上一照，透过一层薄薄的烟雾，看到在三四层楼那么高的地方，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互相交叉，重叠在一起，就象一只凶猛野兽张着的大口，呲牙咧嘴，看了叫人寒心。

孙涛一声不吭地站在沟边上。眼看胜利在望，不想碰到这样一个难题，不用说这次竞赛是输定了。洪亮提着矿灯，满有兴趣地察看面前的各种情况。好象一个富有经验的老猎人，无意中在深山里发现一只凶残的野兽，正在动脑筋用什么方法把它活捉过来。矿工们都拥在一起，商量用什么办法通过这条大裂隙，继续掘进这条 205 巷道。大老张出了个主意：“只剩下四十米来了，就让三队打过来，我们另打一条巷道，把掘进进尺累积计算，同样可以看出竞赛成绩。”孙涛接上来说：“这办法好！我们把开出来的矿石全填到裂隙里去，等三队把巷道打通，我们也好把裂隙填满了。”但洪亮斩钉截铁地说：“不行！遇到裂隙就避开，另外去打巷道，这是知难而退，我坚决反对！再说，用矿石把裂隙填起来，倒是简单，但要想以后下一个分层打巷道时，遇上这条裂隙，那会碰到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没等洪亮说完，孙涛就气虎虎地说：“你真管得宽，现在顶顶要紧的是按期打通 205 巷道！”洪亮严厉地说：“你考虑的只是取得这次竞赛的胜利，就不顾别人，不顾将来，这种思想要不得！”孙涛无可奈何地问：“那你看这裂隙怎么过？”“架桥！”洪亮响亮地回答。

在这里架桥，可不象说说那么便当。这裂隙上面是疏松的悬石，下面是深沟，对面是陡壁，这桥怎么架呀！孙涛紧咬着下唇，眼睛盯着深沟对面的悬崖发呆。洪亮走上前去，一手按着他的臂膀说：“我们在这里架桥确实是危险的，但我们架好了桥，下一个分层将来打巷道就安全了。因为架这个桥，我们的速度是慢了，那么他们将来过这个裂隙时速度就快了。眼前这点困难算什么，大家加把劲，把时间抢回来，一定能按时完成打通205巷道的任务！”洪亮这种主人翁精神深深感动了孙涛，他一挥手，大声说：“老洪，你指挥，我们大家加紧干，别说是条裂隙，就是刀山也得过！”洪亮把大伙召集拢来，进行布置。一部分人架起风钻隔着深沟往对面打眼，孙涛带两个人上井去运架桥的钢梁木板。他一上井口，习惯地膘了一下挂在井架旁边的生产进度表，两支红箭差不多并头了。开卷扬机的老黄笑着说：“大孙，三队就追上你们了，你这楞小子要加把劲啊！”孙涛叹口气，“不谈了，正在这骨节眼上我们碰上了大裂隙！我正找架桥的材料去！”说完就匆匆走了。这时从卷扬机房里钻出了一个小伙子，就是三队的小机灵，他一听说六队遇上裂隙，就奔进罐笼，下井去了。

架桥战斗开始了，洪亮指挥矿工把两根钢棍，隔着深沟穿进对岸刚打好的大孔里，然后和孙涛在钢棍上铺木板，才铺了五六块板，一阵细砂沙刺刺从头顶上洒下来。孙涛全没在意，只顾铺板，洪亮却急吼一声：“快撤！”孙涛刚站起身，被洪亮猛一推，他踉踉跄跄跨了几步，就摔倒在巷道里，就在这时，哗啦一声，一块牯牛大的石头从上空砸下来，在刚架好的钢梁上碰了一下，又滚下深沟。孙涛揉揉眼睛一看，钢梁和木板全不见了，它被大石块砸到沟底下去了。

他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焦急地说：“立刻抢修！大老张，走，跟我运材料去！”他刚一转身，只见巷道口远远闪烁着一堆星火，走近一看，是三队队长李刚带一批人扛着架桥的材料，前来支援了。孙涛迎上前去，连声说：“谢谢，谢谢！”这时一旁闪出了小机灵，调皮地说：“可不要谢我，我是来借钎杆的！”孙涛在小机灵背上插了一拳，接过小机灵肩上的钢材，扛了就走。

在三队的全力支援下，便桥很快架好了。第十五天的中午，三队和六队之间只隔着一道两米厚的石墙。对方的风钻声、哨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一根根钢钎刺进石壁。下午一时，一阵炮响，炸塌了这堵石壁，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无限深邃的巷道，通向远方。

炮声过后，三队和六队的矿工们全都拥在一起，欢笑着，互相祝贺胜利。

如果你们要问这次竞赛究竟谁胜谁负，说真的，我也不知道。

放炮工的故事

刘 良

矿上新来了一批中学毕业生，正在进行短期集训。集训一结束，就正式分配工作。

老放炮工袁化祥被派到集训队担任指导员。放炮班副班长老郑再三叮嘱老袁，这次要好好挑选一个出色的小伙子，学做放炮工。说起来真巧，有个叫杨林的一来就嚷着要当放炮工。袁化祥经过观察，也很中意。可是矿上的工种有几十样，这小伙子为啥偏偏选中这一行？这个问题老袁一下子还弄不明白。一天，袁化祥正在翻阅这批小青年的档案材料，看到杨林写的一份入团报告，细读一遍，不禁激动地说：“对，就该选这样的人做放炮工！”集训队结束的前一天，袁化祥把杨林叫到办公室来。门推开了，站在老袁面前的是位十八岁的小伙子，穿一身鲜红的球衫，手弯里搭着一件蓝卡其外套。老袁把嘴朝门背后一努，亲切地说：“小伙子，把衣服挂在那儿，咱们谈谈！”杨林挂好衣服，一转身就问：“袁师傅，我的工作决定了吗？我要当放炮工！”老袁点了支烟，慢悠悠地说：“当放炮工？这玩意儿整天跟炸药打交道，没有点胆量……”杨林抢上来说：“我可不是胆小鬼！”“不光要胆大，还要心细。前天你们不是下井参观了吗，你看那么一块掌子面，一共有五十多个炮眼，

连了五十多根导火线，要在几十秒钟里面把它们点灼，一根不能漏。放炮工的活儿，运药，装炮，连线，点火都一样；只要一个疏忽，就会出事故。你看，自己能行吗？”这一问，杨林倒哑了口，身上一股子劲也不知哪儿去了。停了一会，才嘟哝着说：“我就是性子粗……可以改嘛，……我，我还是要当放炮工！”袁化祥说：“好哇，这个问题我再考虑一下，先回去休息吧！”

杨林转身从衣帽钩上取下外套就走。刚跨出门，袁化祥就把他喊住了：“才说要改，立刻就犯了。——仔细看看，你拿走了谁的衣服！”杨林回头一看，自己的外套挂在衣帽钩上，手里拿的是别人的一件工作服，脸一下子红了。袁化祥严肃地说：“这样的粗心，是放炮工不能容许的。你要把性格好好改一改！”杨林十分乖巧，一听这话，就知道已经批准他当放炮工了。他大声说了声“是”，就连蹦带跳地跑了。袁化祥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料倒是块好料，就是要刨一刨，磨一磨呀！”

两天以后，杨林到放炮班上班了。班长袁化祥和副班长老郑，领着放炮工等在一口竖井旁边，巷道里放着一大堆炸药包。他们在等待吊罐，预备把这批炸药吊到上一个分层去，那里今天要放一个火炮。袁化祥悄悄指着杨林问老郑：“满意吗？”老郑说：“小伙子看上去挺精神，就不知干活怎么样。”“放心，赖不了！”杨林今天第一天上班，井下的一切觉得样样新鲜。他站在井边往下一看，嘿，好大，可以并排放两张乒乓桌，有二百米深，黑洞洞看不到底。往上一看，直通上一个分层，足有四层楼高。脚边井壁上搁着一张十几米长的铁梯，一直通到顶。他看得呆了，心想：矿工真了不起，可以把地球掏空。从今天起自己也当上了矿工，该多高兴！

他今天的任务是搬炸药，心痒痒的直想动手，可是吊罐还没下来。他想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有现成的梯子，不好抓紧时间先背几趟上去！他蹲下身做个骑马势，搬一包炸药往背上一背，喝一声“起”，腰一挺，站直了身子，登登两步，就爬上了铁梯。等到老郑发现，他已爬上十几级了。老师傅们一下子都呆住了。老郑急得直跺脚，冲着杨林大声喊：“你快给我下……”袁化祥急忙一挥手，打断了老郑的喊声。他知道要命令杨林下来已经不可能，因为背了一百斤重的东西，退下来比爬上去更危险。这时要十分冷静沉着，如果你一喊，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心一慌，一失手，就会摔到二百多米深的井底去。

袁化祥盯着杨林越来越小的身影，拳头捏得紧紧的，手指甲刺进掌心老深。只见杨林在半空中晃动得厉害，因为铁梯太长，一下子吃着这么重的份量，就激烈地弹跳起来。袁化祥大声喊道：“小杨，好样儿的，沉住气，注意自己的动作，和梯子的弹跳配合起来……对，……就这样，好样儿的！”他额上冒出了大颗汗珠儿。老郑压低了嗓门，狠狠骂道：“这混小子，楞头青，冒失鬼！”

不一会，杨林终于爬到梯顶，安全卸下了炸药。袁化祥松了口气，在巷道里坐下来。老郑气虎虎地埋怨说：“好哇，老伙计，千拣万拣，弄了这么个冒失鬼当放炮工！”袁化祥说：“别瞎咋呼，依我看，这小子就是能！我敢跟你打赌，你总有一天会夸他是个真正的放炮工的。”老郑没好气地说：“这个赌你是输定了！”袁化祥也不跟他争，随手在脚边拣起一块闪光的矿石，搁在手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我们开出来的不是矿石，而是生铁，该多好哇！”老郑马上冲他一句：“开

出来就是合金钢还要好咧，这可能吗？尽说废话！”“既然不可能？那你为什么要求一个刚到放炮班的青年，就是一个天生的放炮工呢？”这一问，老郑倒答不上来了。袁化祥继续说：“这孩子有朝气，有觉悟，是个好材料。他就象这矿石一样，只要放到炉子里去炼，就会成为好铁好钢。耐心培养教育他，可是我们的责任啊！”正说着，只见杨林从铁梯上往下一跳，兴冲冲地走过来：“来，抓紧时间再背两趟！”老郑板着脸说：“还要背咧，谁叫你这么干的，冒失鬼！”杨林一愣，不服气地说：“刚才袁师傅还夸我‘好样儿的’，‘好样儿的’，怎么一下子又变成‘冒失鬼’啦？——不是你派我搬炸药的吗？”老郑发火了：“你这么干，摔下去谁负责？”“你看到谁摔下去了，我这不好好儿站着吗？”倒象是杨林占了理。老郑看他这么犟嘴，更加生气，暗暗埋怨袁化祥：“好吧，象这样的小青年，我看你怎么教育他！”袁化祥严肃地对杨林说：“干咱们放炮工，和部队的战士一样，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能随着自己的性子干。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吊罐放下来，你把炸药搬上去。”杨林勉强应了一声：“好吧，就这么着。”心里却在嘀咕：“这是个力气活儿，干就是了，为什么有那么多规矩！”

打这以后，袁化祥对杨林管教得很严。每天都派他运炸药，做些别的杂活，至于装炮，连线，点火等等碰都不许他碰。日子一长，杨林渐渐憋不住了。他心里纳闷：“这样下去，等长了胡子也上不了第一线。爸爸从小教育我，要我接过爷爷的炸药包，做个放炮工。可是现在整天就是干杂活，难道这就是我的革命理想？”一天老袁和老郑正在做炮头，杨林凑到他们身边蹲下来，一边细心观察老袁把雷管埋进炸药卷的每一个动作，一边提出各种问题。老袁见他专心好学，就耐心给他讲